「三鳳橋大排檔」

飲食男女

純上

三鳳橋是無錫的老字號飯館，招牌菜「肉骨頭」（醬排骨）可以上溯到清光緒年間（公元一八七五年前後）無錫南門的莫盛興飯館。一九二七年，三鳳橋肉莊的前身愼餘肉莊開張，醬排骨的做法也逐漸演化爲用豬肉肋排或草排，配上八角、桂皮等多種香料，運用獨特方法烹製而成。我們去市中心的老店吃過幾次，飯菜、點心都嘗試過。這次父親的朋友請我們去「三鳳橋大排檔」吃飯，我本來以爲在老地方，不想卻另開在火車站附近的工運路，原第二百貨商店的五樓。聽說這是老字號轉變經營、拓展市場的嘗試。冠以「大排檔」之名，非指格局布置，而是表明價格親民，惠而不費。店家聲稱：這裡百分之七十的菜品價格都低於三十元，午餐人均消費在十五元左右，家庭晚餐和夜宵人均消費也只是五十元左右，婚喪喜慶宴席的單桌價格低於一千元。

三鳳橋大排檔的地段不算最好，雖然離火車站近，車流人流大，但周圍小飯館、小攤林立，環境差強人意。我們上電梯到了五樓，才發現別有洞天。這個飯館佔了整層樓面，一共四千平米，分大堂區（他們叫「明檔區」）、包廂區和承辦宴席的酒席區。大堂裡擺着四人、六人的方桌，燈火通明，生意不錯。向右轉彎，左邊是用古色古香的書架隔出的酒席區，右邊是一個人造景區。頭頂天窗採光，上百個畫軸平鋪展開，懸在樑上。隔了塑料堆砌的翠竹梅花，小橋流水，一堵粉牆上畫招牌菜醬排骨、清炒蝦仁、小籠包，隱隱可見「三鳳橋大排檔」的金字碑。這個小景區既點明店家名號，也將右邊的廚房、辦公區與用餐區隔開。

再往裡就是包廂區。十二個包廂都以無錫老街命名，諸如棉花巷、新街巷等都是我小時熟悉的地名。包廂裡是十人的大圓桌，裝修也淡雅。只是規定了最低消費，每人至少八十元。我們只有六人，點菜時服務員希望每人至少消費一百元。我們點了五個涼菜：醬鴨、拌蘿蔔、拌黃瓜、木耳拌山珍、梁溪脆鱔。熱菜有清炒蝦仁、醬排骨、什錦麵筋、清炒菜心、薺菜鮮貝、糟溜魚片，另有魚圓菌菇湯，青糰和玉蘭餅兩道點心。

脆鱔是無錫特色菜，據說從太湖船菜衍生而來。鱔絲經過兩次油炸，澆上醬汁，排出尖塔造型，最後在頂端加一撮嫩薑絲。這裡的鱔絲太粗，像鱔片，也不夠酥脆，且味道偏甜，但價格不菲，要九十八元，是最貴的一道菜。涼菜中的黃瓜和蘿蔔片都偏鹹。清炒蝦仁鮮嫩，一兩十四元，比總店一兩十五元便宜。什錦麵筋（二十八元）、醬排骨（十一元一塊）是招牌菜，做得中規中矩，也比總店便宜。但服務員再三推薦的薺菜鮮貝就太一般了。盤中顏色青白，看着清爽，可惜鮮貝太少，大多是切成小塊的寧波年糕魚目混珠，不夠實惠。兩道點心倒做得很細緻。玉蘭餅是無錫特色點心，鮮肉糯米糰放進熱油炸熟，皮脆殼薄，樣貌周正，比坊間賣的精巧。青糰就是青色的豆沙糯米糰，口感細膩。

這餐飯不含酒水，一共吃了五百多元，比在總店消費便宜。菜式分量較足，味道不算頂尖，但還合乎期待。環境、菜餚、服務各方面綜合考慮，應該算比較高檔、實惠的家常菜，但與「大排檔」所暗示的價位存在落差。看得出來，店家在努力吸引年輕的消費群落。他們以「老字號、新味道」爲號召，保留了無錫特色如醬排骨、清炒蝦仁、銀魚燉蛋以及陽春麵、酒釀小元宵、玉蘭餅等地方小吃，但在燒烤、甜品、點心、小吃上則引入了川菜、湘菜、粵菜乃至日韓料理的餐品，還設立了免費上網區和時尚雜誌閱讀區。

老字號在新時代如何做活、做好，還需要好好研究，三鳳橋算是邁出了第一步。

慢生活

陸地

人生在線

朋友喜歡露營、徒步、登山，多年來還養成早跑的習慣。他對我講了一個笑話，他去贛南山區，露營在崇義縣上堡梯田附近，那時《舌尖上的中國》還未關注它，這裡幾乎是一片淨土。早晨醒來，朋友便聽從「習慣」的號召，在山間小道上晨跑，經過第一個小山村，菜地裡有個老農非常奇怪地朝他看；經過第二個小山村，田地裡有一群人朝他看，其中一個壯漢用土話在大喊，朋友聽不明白，繼續跑，那壯漢就從田裡上來，在後面追，邊追邊喊。朋友就停下腳步，有點驚訝看着趕上來的壯漢，連比畫帶溝通，原來壯漢是想問他，這麼一大早，只穿了背心短褲，是不是家裡發生了什麼事了。

鄉間眞的少有跑路的人的，一個人無緣無故地在鄉野裡跑起來，眞的會給鄉人造成誤解：是不是家裡人病了，還是有仇人在後面追你……

在城裡，就不會發生這樣的誤會，隨你怎麼跑，只要神色不要慌張，大家就知道你是在鍛煉。而在偏遠的農村，鍛煉是會被人笑話的，農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棲，每天在田地裡勞作，怎麼還需要鍛煉呢？四五年前，我母親也用一種笑話的口氣說起我的小學老師方老師，說有一天傍晚，方老師急匆匆從家門口的小路上跑過，她以爲方老師發生了什麼事，母親在後面喊話，方老師答：「鍛煉身體呢」。原來方老師在體檢中，檢出了自己患上了脂肪肝。

記得小時候去杭州、上海，看到街頭的人腳步匆匆，有些人還會突然小跑起來，沒有城市生活經驗的我，當時心裡惴惴不安，後來才明白他們突然跑起來，是因爲公交來了。

這樣的誤會來自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種是傳統生活，一種是現代生活；或者說一種是快生活，一種是慢生活。就像一齣電影，突然以十六速的速度來播放，電影中的人和物，就會呈現十分奇怪，甚至光怪陸離的景象。

而現代人的生活，就是一齣快速的影片，已容不得以正常速度來播放了，我們也欣賞不到影片當中的精彩片斷了。

再講一個故事吧。關於兩條狗，同胎所生，一條被城裡的園林看護員買了去，從此生活在城裡；一條仍舊待在農村。看護員的那條狗我見過幾次，總是精神抖擻的樣子，看到生人吼上幾嗓子，主人呵止後，就瘋狂地搖尾巴表示友好，牠經常在看護員管理的那個公園裡，走來走去，後來大概有人投訴，這狗加拴了一條鏈子，即便拴住了，仍然一副「生機勃勃」的樣子，像極我們這些生活在城裡看上去生機勃勃的人。

而那條生活在農村的狗，我也經常看到牠，每次回老家，牠總是趴在大門口，連眼睛也是微閉着的，看到有人經過，牠睜開眼，耳朵動一動，又把眼睛閉上了。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坐在門口棗樹下看書，那狗趴在遠處的地上，也許是熱了，牠站起來，走着貓步，慢吞吞地走到棗樹的樹蔭下，看我一眼，又慢慢趴下了，很享受的樣子。

城市或農村，連一條狗的生活態度，也會有這樣的截然不同。

石庫門，上海的表情

沈鴻鑫

人生在線

我曾經在上海的石庫門民居裡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我的幾位上海的親戚住的都是石庫門房子，所以我對石庫門相當熟悉。上海的石庫門民居的典型特徵是中西合璧。它以一圈石頭爲門框而得名，門扇一般是烏漆實心實木所做，上有銅環一副。一般進門就是一個小天井，天井後是客廳，天井和客廳兩側是左右廂房，樓上則是主要的卧室；再進去，是後天井，這裡設有灶披間和後門，上海人習慣從後門出入。灶披間上面爲亭子間，再往上是曬台。這種結構脫胎於江南傳統民居的二層院落式住宅，在總體布局上卻採取歐洲常用的聯排式的風格。石庫門住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體現，它是上海的一種表情，也是海派文化的一個標誌。

石庫門住房對外相對封閉，鬧中取靜。但一幢房子裡的各家居民，一條弄堂裡的一家一家，卻是互相貫通，聯絡方便。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上海居民住房十分緊張，一幢石庫門房子，要住好多家人家。但大部分都能相安無事，有的還相處得和睦親切。誰家做了餛飩，會一家一家的送去，大家享用；端午節誰家裹了粽子，每家的餐桌上都會飄盪着粽香；誰家過生日，家家都吃長壽麵。下午放學了，有些孩子會聚集到某一家的客廳裡一起做功課，有的孩子在弄堂裡跳橡皮筋，有的玩香煙牌子，時時發出爽朗的笑聲……回想這些情景，感到異常溫馨。

石庫門房子與海派文化關係密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曾湧現出一批「亭子間作家」的群落。亭子間是石庫門房子裡最差的房間，它位於灶披間之上，曬台之下，正房後面，樓梯中間，朝向北面，六、七平方，狹小低矮，然而它又是租金最便宜的房間。當時有一批作家，他們往往在報社、書局兼職，租住亭子間，在裡面筆耕，爲大小報刊、出版社寫稿，賣文爲生。就是一些有些名氣的作家，住亭子間也不少。魯迅、葉聖陶、沈雁冰等就都在虹口橫濱路景雲裡的亭子間裡住過，前幾年我還專程去尋訪過。魯迅在亭子間裡寫過許多文章，著名的《且介亭雜文》就撰寫於此。因亭子間在越界築路的半租界之上，故取其半，稱之爲「且介亭」。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也是在亭子間裡寫成的。當時還出現了不少描寫亭子間生活的文學作品，如郭沫若的《亭子間中》、梁實秋的《亭子間生涯》、周天籟的《亭子間嫂嫂》等。亭子間成爲一種文化現象。其實我本人也當過好長一段時間的亭子間作家。那時我住在淮海中路漁陽里的石庫門房子亭子間裡，大概五、六平方，只能放一張床，一張寫字枱，我在那裡寫過不少文章。當然時代不同了，我有固定的工作，沒有凍餓之虞，社會和文化環境都大不相同了。但我也算是體驗過亭子間作家的生活了。

我看過的一些戲劇舞台演出裡，也有不少關於石庫門的記憶。夏衍寫於一九三七年的《上海屋簷下》就把上海一幢石庫門房子的橫剖面呈現在我們眼前。這幢房子五家人家，底樓客堂間住着二房東工廠職員林志成一家，灶披間是小學教師趙振宇，前樓住着風塵女子施小寶，亭子間裡是失業洋行職員黃家楣一家，閣樓上是老報販李陵碑。台上五家人家此起彼伏地展開故事，西安事變後政治犯釋放了，但國內政治依然黑暗，危機四伏，民不聊生。劇作深刻反映出抗戰前夕中國的政治氣候和上海都市的社會風貌。上海大公滑稽劇團演出的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寫舊上海的一幢破舊的石庫門房子裡，擁擠地住着七十二家房客。社會動盪，物價飛漲，住戶裁縫師傅、賣梨膏糖小販、牙科醫生、小皮匠等掙扎在飢餓線上。員警敲詐勒索，二房東借着流氓勢力欺壓房客，要把養女阿香賣給警察局長做小妾，要把整幢房子頂給別人開嚮導社。房客們聯合起來與之鬥爭。故事非常滑稽，但笑聲裡含着辛酸的眼淚。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上海滑稽劇團創作演出的《GPT不正常》也是寫石庫門裡的故事，八十年代末，傳染病「甲肝」在上海肆虐，住在樓上的阿米染上了肝炎，引起整幢房子居民的極度惶恐，人人自危，而遠洋輪海員阿爲毅然擔負起照顧病人的義務，對此居民們紛紛猜疑——「他的動機是什麼？」GPT不正常，同時暴露出人際關係的不正常。經過一番曲折的糾葛，人們才有所醒悟：最寶貴的乃是人間眞情，昔日的友愛和理解又回到了人們的身邊。這些戲劇作品都反映了上海都市獨有的人生故事，具有濃郁的海派文化的風情。

石庫門對每一個上海人來說，就像好朋友那麼親切，在石庫門上凝聚着太多的歷史記憶。近年來由於城市建設的推進，一批石庫門房子相繼消失，代之以高層建築。但還保存着相當數量的石庫門建築。我每當經過這些地方，都會情不自禁地多看幾眼，由此也會引出許多美好的聯想。

梅蘭芳故居內部（資料圖片）

農家院

霍無非

文化什錦

走進那條熟悉的鄉間小路，輕輕推開柳枝垂掩的院門，沒等堂弟攙扶腿腳不好的老嬸子走過來，一條小狗歡實搶了先。在我的家鄉，三十多年前幾乎每戶都養狗，黑的黃的都是大狗，主要是用來看家護院。村裡人串門，先得在院門外招呼主人看住狗，才敢進院，從主人摁着汪汪吠叫的狗旁快步進屋。眼前這狗，小巧玲瓏，是隻「京叭」，在陪我來的堂妹跟前，又搖尾，又作揖，對我也沒敵意，哪有半點狗的本性喲！這些年，村裡人的生活起了很大變化，有了閒情逸致，養狗由護院改爲逗樂，狗是寵物，乖巧的小狗頂替了兇狠的大狗，很受歡迎呢。

進屋上炕，和嬸子嘮一會話，一陣歡愉一陣感慨，我的目光由樑上垂掛的五穀雜糧移到窗外，那是一個秧青葉秀，充滿生機的農家院啊，嬸子陪着我走出屋，在院裡踱着步，左顧右看。這邊一畦畦嫩綠的芹菜，圓紫的茄子，青裡透紅的西紅柿剛澆過水，吱吱地汲取地裡的養分，在陽光下閃着光，水嫩生脆。嬸子說，這些菜不施化肥，全用農家肥，無污染，吃着放心，晌午炒幾個農家菜你嘗嘗。我想起過去，在世的叔叔和嬸嬸，種點菜也捨不得吃，趕大集賣了，換來點零花錢緊巴巴維持家庭開銷，一年到頭主要就着鹹菜疙瘩喝玉糁子粥，現在想吃隨手拈來，盡挑鮮嫩的摘。房後的老井，水還是那麼清甜，到了夏季，老井成了天然大冰箱，把香瓜、西瓜裝籃吊下去浸着，吃時提起切開，哇，冰甜脆沙，省了電，還解暑。

矮的是菜，高的是樹，小院的綠意是立體的。菜園那頭，紅纓纓的櫻桃已經成熟，等着主人採摘。杏樹掛滿拇指蓋大的青果，比南邊的晚熟些，再過些時日，杏兒就大了黃了。沙果也不甘落後，隆起了小小的花骨朵，引來蜜蜂縈繞，到秋日，滿樹果子紅了臉，一嘟嚕一嘟嚕數不贏，幾種果子排着隊，接力似的等待收穫呢。後院靠牆，一排楊樹長得粗壯筆直，昂首向天。在茅盾筆下，楊樹象徵着吃苦耐勞，質樸敦厚的北方農民，知道兩者爲何這麼密切嗎？因爲北方的農民無論生死都離不開楊樹，蓋房做樑打椽，要用楊木，到了年老打一口好棺，用的還是楊木。家鄉的老人們惟有此，才活得心裡安穩，兒孫才算得上孝順。

院門邊原是豬圈，現在不養豬了，想吃肉，到門市上割一塊就是，農家由生豬的生產者轉換爲消費者。牛欄取代了豬圈，購來幾頭架子牛養着，待長足了膘，尋個好價賣出去，這是祖輩做不到的事。挨着牛欄的幾間庫房，是過去沒有的，那個年代，糧都不夠吃，常年累月勒緊褲腰，哪需這麼些庫房呵。幾間庫房又分門別類，有盛糧食的，裝雜物的，最大的是農機庫，堂弟的小型農用車就停放在那裡。以往，對於沒有任何農機的村莊，馬車是最好的運輸工具，最好的手藝人是車把式。如今，鄉間路上早沒了馬車的蹤影，幾乎家家都有手扶拖拉機、農用車等機械。我當知青時，一塊兒下田的夥伴兩鬢染白，威風沉穩地駕着車輛駛過，年輕的一茬下田耪地都騎着摩托車，快速而時尚。四周的農田，不再單一種糧，種上各種藥材、樹苗、大棚蔬菜等經濟類作物，產值翻了好幾番。

農家院栓不住堂弟的心了，他有了更廣闊的天地：承包了一座山，在山上搭了間房，倆口子栽樹看林，種穀育黍，還養了二百多隻綿羊，這是一勞多得的活兒。山上山下忙活，雖然辛苦，但手中有了錢，兒子又考上了上海的大學，圓了自己未實現的夢，再累也值。如今，他的眼界寬了，頭腦活了，心勁足了，不像其他的農村青壯年湧到城裡打工，堅守在這片土地，只要摸準市場，精心侍弄，日子一樣有奔頭。他對我說，哥，秋天你再回來，咱們一起割穀子，採山貨。這話，含着情誼和自信。

梅蘭芳故居

宋步明

文化經緯

徜徉在京城護國寺街是令人愜意的事情，這裡是北京有名的京味一條街，衆多的京城名吃名店在這裡匯聚，走到護國寺街的盡頭，卻出乎意料地看到了梅蘭芳的故居，看看門牌號碼是護國寺街九號。

梅蘭芳的故居是一座典型的精緻的北京四合院，佔地一千多平方米，一九八六年建成梅蘭芳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朱漆大門上懸掛着鄧小平親筆書寫的館名匾額：「梅蘭芳紀念館」，進了大門，首先看到的是青磚灰瓦的大影壁，影壁前是梅蘭芳的漢白玉半身塑像。梅蘭芳在北京先後住過李鐵拐斜街四十五號、無量大人胡同二十四號等七個地方；一九五一年，住進了護國寺街九號，在這幽靜、安適的四合院內，梅蘭芳度過了他生活的最後十年。一九八四年九月，這裡也列爲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梅蘭芳故居」。

來參觀的遊客並不是很多，院中顯得很幽靜，不知是錄音還是唱片，似乎還有梅蘭芳細膩婉轉的唱腔，沿着進院的次序，我先進了四合院外院的南房，是梅蘭芳紀念館的「第一陳列室」，作爲我國最傑出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人們熟知的戲曲藝術大師，梅蘭芳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京劇藝術事業，在第一陳列室裡展出了精緻的圖片和資料，介紹了梅蘭芳主要藝術活動和社會活動。他曾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五六年三次訪問日本，一九三〇年訪問美國，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五二年兩次訪問蘇聯並進行了演出，所到之處，都獲得了盛譽。爲我國的京劇藝術躋身於世界戲劇之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正院的北房爲「故居陳列室」，客廳、書房、卧室、起居室的物件仍保持着梅蘭芳生前原貌陳設，作爲「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在這裡度過了他最後的十年時間，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內院的西房爲「第二陳列室」，陳列着梅蘭芳使用過的部分戲裝、道具及一些珍貴的館藏資料，梅蘭芳對藝術一絲不苟，精益求精，陳列室中展示的梅蘭芳手指指法的照片就有近百種。東房爲「第三陳列室」，陳列着國內外友人贈送給梅蘭芳的書法，繪畫和紀念品，據館內工作人員介紹，紀念館成立後，梅蘭芳的夫人福芝芳及子女在一九六二年捐獻給國家大量的珍貴文物，文獻資料。

正是初夏時節，四合院裡的兩棵柿子樹、兩棵海棠樹已滿樹綠葉，顯得無限的生機，恍惚見到穿着西裝的儒雅的梅蘭芳在樹下散步，似乎看到梅蘭芳莊重嫻靜秀雅柔婉的表演。這院子，這樹也見證了梅蘭芳的工作和生活，給參觀的遊客留下無限的想像。

兒時「窮玩」記

張桂亭

往事鈎沉

休閒廣場上，看着現在的孩子們，玩着那些花錢買來且價格不菲的輪滑、滑板、智能動車、飛機模型……我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往往就又想起，我們這輩人的兒童時代，玩過的那些玩具和玩法，卻像「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

記得我上小學時，女同學好玩「拾子子」。子子共有四個，都是她們自己動手用碎布縫製小袋兒，裝上細沙縫嚴，狀如核桃。玩時，桌上撒三個子子，把手中那個往上拋起，隨即用這手拾起桌上的一個子子，再接住拋起的子子。接着，再拋起一個，放回桌上一個，拾起另一個，再拋再拾再接……誰要是沒接住或沒拾起，就輸了。有人一次拾起兩三個，那是高手。

「踢瓦兒」也是女同學的喜好。在地面上畫個大大的長方形，中間一條豎線，三條橫線，分成八個格子。把敲打略呈圓形的「瓦片」拋在第一格內，然後用一隻腳跳進第一格，再跳着將「瓦片」踢到第二格，人也跟着跳進第二格。依此踢着跳去，最先把「瓦片」踢到最後一格者爲贏家。

「拾子子」和「踢瓦兒」，男同學不喜歡，他們玩的是打鬥。「鬥雞」。兩人分開，相對站立，每個人一腿站穩，一腿提起，一手扳住提起的前腳掌或腳尖，腳跟靠在站穩的那條大腿前，另一隻手抓住提起的大腿或小腿褲腳，這條彎曲的腿和膝蓋就是「雞嘴」。喝聲「一二」，兩人一齊單腿跳着向前，在「雞嘴」鬥「雞嘴」的硬頂硬撞中，倒地或雙腳落地爲輸。

「鬥老將」，老將者，楊樹葉上那根又粗又長的柄也。秋天來了，撿拾秋風掃下的大大的楊樹葉子，捋掉葉片，留下葉柄，放在書包裡或衣服口袋裡捂着，捂到變軟變韌變成黑褐色，就可開鬥了。鬥時，一人雙手把老將拉直，一人捏住自家老將的一頭，另一頭繞過對方手中那條拉直的老將，也用雙手拉直後，喊聲鬥，兩人各自將交叉着的老將，用勁地往自己懷裡拽，誰的老將被拽斷了，就再換一老將繼續鬥。比比看，誰的老將能撐到最後！

「打辣子」。此「辣子」乃是兩頭削尖的小木棍，狀如棗核，長似短梭。這玩意兒，都是自己找根細木棍，用小刀刻刻就成。「打辣子」還需一根細長木棍。將辣子放在空地上，單手或雙手握住木棍一頭，用另一頭敲打辣子尖兒，待辣子蹦起後，手疾眼快地猛打過去，看誰打得準，打得遠，誰是贏家。

兒時還有很多玩法，是不需要玩具的。

「擠壓油」。冬天很冷，大家緊靠一起，相互擁擠，嘻嘻哈哈地你擠我，我擠你，取暖又取樂。

「逮幫逮」。大家先「剪子·布」地找個輸家，誰輸了誰就開始先逮人。逮着誰——用手摸着就算逮住了，誰就跟着再逮別人，在四散奔跑相互追逐中，一直玩到逮住最後一個方才盡興。

「老鷹捉小雞」。大家排成一行，高個在前，矮個在後，一個個都用雙手拉着前面那人的衣服，這就是一隊「雞」。另有一人面對面地站在隊前，他就是「老鷹」。捉雞的規矩是，必須先捉隊伍最後的那隻小雞，而且是手一碰着就算捉住了。遊戲開始，老鷹忽左忽右，千方百計繞過雞頭，去捉隊尾的小雞。雞頭就張開雙臂左攔右擋，身後的隊伍也就跟着左右擺動，不讓老鷹捉住最後面的小雞。

上面這些玩法，當年都是孩子們不花一分錢的「窮玩」，如今的孩子們卻是「富玩」了：玩積木玩電動汽車玩變形金剛玩魔方玩旱冰玩滑板玩網絡遊戲……但我覺得，當年我們在「窮玩」中，憑着奇妙無比的想像力，爛漫年華的創造力，富有了活潑天眞的開朗性格，集體活動的良好意識。而今天的孩子們在「富玩」中，雖然富有了科技智力的長足長進，但是否也有窮匱窮乏的一面？也許，這很值得我們去思考。